

【终身学习研究】

特约栏目主持



苑大勇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终身学习与可持续发展  
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者按】**在世界范围内，老龄人口的比重在逐步增加，人口的老龄化直接影响着国家未来政策的发展方向。当前中国社会进入老龄化，也开始关注和讨论如何解决老年人的广泛需求，包括经济安全、健康保障、休闲娱乐等。具体到教育领域，开始关注到老年教育的内涵、发展路径以及如何提供更好的保障等。在全球多元文化中，老龄化也有不同的体验，随着老年人对工作和养育责任的减少，闲暇时间增加，原先只想维持现有生活状态的老年人不再满足于现状，他们积极地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追求终身的发展和丰富的生活。在此背景下，本专栏邀请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学者，对各自语境的老年教育发展情况进行介绍、解读与分析，希望能够对中国的老年教育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 澳大利亚老年教育研究：内涵及价值阐释

[澳]丹尼斯·雷赫扎尼·卡恩斯 (Denise Reghenzani-Kearns)

(帕斯卡国际终身教育研究协会，澳大利亚 VIC 3001)

张馨邈 译

**【摘要】**社会应以何种方式保证老年人接受继续教育，促进老年人保持自信、健康、思维活跃和较高的社会参与度，进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一项非常值得思考的学术问题。澳大利亚与世界各国研究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为各国制定老年教育政策提供了依据。本研究对老年教育及其价值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其中重点分析澳大利亚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了解老年教育研究领域的核心观点和利益相关者对老年教育的期待，为政府制定并实施老年教育政策提供依据。目前研究者一致认为，澳大利亚国家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老年教育对社会和个体发展所起的积极影响作用，政府在健康政策、护理政策、教育政策和就业政策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整合和提升。

**【关键词】**老年教育；澳大利亚；教育价值

**【中图分类号】** G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510 (2018) 05-0048-008

澳大利亚统计局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简称ABS) 最新数据显示, 澳大利亚65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4.7%, 85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9%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2;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5)。澳大利亚医疗及服务协会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简称AIH) 测算未来10年

[DOI编码]10.19605/j.cnki.kfxyj.2018.05.008

澳大利亚老龄人口将会显著增加。到2014年, 65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21%, 2032年85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将比2014年增加一倍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5)。基于此, 澳大利亚政府致力于更加完善制度与政策, 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社会福利, 满足老年人多方面需求, 从而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 使老年人保持健康的身体, 享受高质量的晚年生活。然而, 瞬息万变的社会经济活动导致老年人的个体社会经济活动面临种种挑战, 为了使老年人能够很好地适应变化并应对挑战, 政策与制度需要不断地改进。相关研究证实, 澳大利亚老年人退休后希望能够继续为家庭提供各种支持, 继续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然而, 很少有研究关注到终身学习在其中发挥的价值及作用。

## 一、老年教育及其价值: 概念及依据

### (一) 老年教育<sup>①</sup>与“积极老龄化”

在南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研究报告《长寿革命》(The Longevity Revolution)中, 学者Kalache对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老年人进行了研究, 提出当务之急是认识到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 并且为老年人制定相关政策。同时, 他首次提出“全龄型社会 (Society for All Ages)”观念 (Kalache, 2013)。受此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和2007年分别制定城市和社区关爱老人政策框架及行动方案时, 将“终身学习”与已有的“健康”“社会参与”“社会安全”三大支柱并列, 作为“积极老龄化”的第四大支柱 (见图1)。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 “积极老龄化”是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终身学习、健康、社会参与和社会安全都有最佳的机会来促进和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Kalache, 2013; 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re, 2015, p.8)。图1呈现的是积极老龄化的模型框架, 表达了世界卫生组织对积极老龄化概念的阐释。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及联合国发布的一些报告中也有所体现 (UNPF, 2005; OECD, 2007b)。很多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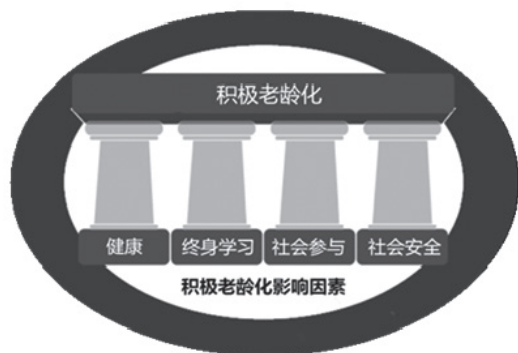


图1 积极老龄化的模型框架

组织也都自发积极地为老年人服务。例如, 英国社会志愿组织的GO-Science项目, 主张以一种策略性的、持续的、政府领导的方式为老年人服务, 他们为提高老年人精神生活质量, 向老年人讲授心理健康知识。(GO-Science, 2008)

### (二) 老年教育价值的多面向阐释

#### 1. 老年教育的基本准则

澳大利亚研究者Cuthill等人(2016)对大量老年教育相关文献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和研究, 确定了影响老年教育政策制定的因素。Steinberg等人认为, 制定老年教育政策的基本原则是降低风险、构建身份资本和循序渐进的学习 (Steinberg, Kearns, Reghenzani, & Peel, 2007)。人一生之中 (包括退休之后) 的需求是在持续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因此要认识到退休之后的老年人不但需要得到护理, 还需要有学习的机会, 从而使老年人能够提高社会参与度, 继续为家庭做贡献并提高晚年生活质量。制定老年教育政策和实施方案时, 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影响因素。

这些观点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支持。Biggs (2011) 研究发现, 人们对老年人抱有偏见, 认为老年人的社会价值仅仅在于继续工作。有些人认为老年医学教育价值在于使老年人自己照顾好自己, Findsen (2013) 认为这一观点没有从社会整体结构角度去考虑。人们普遍没有认识到老年人通过学习同样可以获得身心发展, 这是由于没有意识到老年终身教育价值所在而导致。Findsen提出人们需要认识到对老年人进行终身教育的重要性, 并且要大力发展老年终身教育。

#### 2. 老年学习的动机要素

Boulton-Lewis对澳大利亚老年学习与年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Boulton-Lewis和Buys共同发表的研究成果中, 从以下几方面对老年人的学习动机进行了研究, 包括①积极老龄化与学习; ②参与/体验继续教育; ③学习价值; ④继续学习 (或不继续学习) 的原因; ⑤学习兴趣、学习方式; ⑥阻碍或促进学习的因素。该研究发现:

老年人通过接受再教育, 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 增长自我保健知识, 提高社会参与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思维能力, 从而快乐而充实度过晚年生活 (Boulton-Lewis & Buys, 2015, p.763)。Boulton-Lewis与Buys认为一部分老年人进行再学习是带有目的的, 另一部分老年人接受再教育只是为了自我实现和满足, 是不带任何目的的学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张, 需要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老年终身学习 (OECD, 2003, p.73)。这引发了老年终身教育影响因素的研究热潮。例如, 学者Field研究发现, 学习与健康、幸福感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教育可以使人们身心发生积极的变化。老年教育, 价值在于从社会的、公民的、文化的、政治的等多维度, 从提高自我效能感、增

强社区参与度,使其安稳地过渡到老年生活(Field, 2013, p.127)。

Desjardin和Warnke研究发现(2012),老年教育的缺失,尤其是满足老年人个人兴趣爱好的教育的缺失,是导致老年人认知能力减退及产生失落感的重要因素。Desjardin等人主张通过完善老年教育制度政策,使老年人获得满足个人兴趣爱好教育的机会,从而维持老人的认知能力。老年人通过接受教育,参加培训,参与社会文化活动,能够延缓认知能力水平的下降。

### 3. 老年教育的作用与影响

芬兰研究者Manninen和Meriläinen开展了一项名为“终身教育积极作用”(简称BeLL)的项目。研究者采用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来自十个欧洲国家的8 646名年龄在50周岁及以上的(占总被试数的40%)老年人进行了关于“丰富多样化成人教育的积极影响作用”的调查研究。调查发现:通过接受再教育,70%至80%的老年人提高了学习动机,增强了社会交往力,获得了幸福感,提高了生活满意度。数据分析发现,丰富多样化的成人教育对老年人主要有10种积极的影响作用,而这也是影响其生活态度、生活质量、社会资本、健康、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关键因素(Manninen & Meriläinen, 2014, p.122)。

研究还发现,成人的学习动机也与年龄有关。青年成人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比较具有功利性,主要是为了求职谋生,而老年人学习主要是为了适应退休之后的生活,减轻由于丧偶或朋友减少而产生的消极情绪,以及保持生活技能等(Manninen & Meriläinen, 2014, p.123)。

伦敦学习效益研究中心从诸多方面证实了学习是影响人们幸福感、健康、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良好的行为举止的重要因素。Schuller等人认为,成人教育对于“人类可持续性发展和规范重塑”以及“学习的革命性影响”的影响作用,体现出成人教育的价值所在(Schuller, Preston, Hammond, Brassett-Grundy, & Bynner, 2004, p.182-191)。

### (三) 老年教育的认知价值

研究者还从神经科学和神经功能角度出发,探讨了神经科学与学习之间的关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了脑可塑性对不同年龄段学习者的影响作用(OECD, 2007a; OECD, 2007b)。Reghenzani(2016)在一项报告中概述了Coulson关于神经细胞重生的观点,认为神经细胞在神经细胞功能(如判断、计划)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可以进行重生(Reghenzani, 2016)。然而,在具有“多种刺激物”的环境(如保持精神活力、增加新经验、解决疑难问题)中,学习新技能可以提高记忆力。美国老龄化国家标准协会近期研究发现,人的认知能力受基因影响,而这些基因又受教育的影响。人类染色体的74个单独基因座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这些基因座与提高人们认知能力以及颅内容量,

降低情绪的不稳定性和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有关。

研究发现,人类寿命的长短也与接受的教育有关(Olshansky et al., 2012; OECD, 2014)。这一研究成果可能会引发老年教育与人类寿命相关性的研究。联合国1948年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均主张平等地参与社会活动是所有公民的民主权利。堪培拉大学曾对澳大利亚老年人的经济社会情况展开了调查,研究发现由于老年人普遍未能充分地享有社会物质资源,未能充分地参与社会活动和获得基本福利,他们(5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主要依靠通过接受再教育来获得较高的收入和维持着健康的身体(Maranti & Yu, 2011)。

## 二、老年教育价值实现的策略及其障碍

教育对于老年人经济社会活动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且需要探讨教育,尤其是老年正规教育。以何种方式保证老年人充分地参与社会活动,Cuthill等人(2016)认为需要为公民提供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而保证公民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来参与到多种社会活动之中,这也是公民平等地进行社会活动的一种基本方式和基本权利。这与Jackson提出的关注终身教育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处,Jackson认为老年教育是保证老年人平等地参与社会活动的一种方式。Jackson关于终身教育的核心观点在于,终身教育与社会公平相互影响,终身教育促进了社会公平,社会公平促进了终身教育的发展(Jackson, 2011, p.13)。

### (一) 澳大利亚老年教育研究机构行动策略

2015年和2016年,PASCAL<sup>®</sup>分别在墨尔本和布里斯班举办了两届以老年教育为主题的学术论坛,希望能够使各界人士形成老年教育领域的统一联盟。PSACAL组织的愿景之一在于提高公民社会参与度,促进学习型城市和发展地区的发展,普及终身教育,形成学习型社会。在这两届学术论坛中,来自社会各领域的与会者就老年教育影响因素展开了广泛的研讨。本文在以下部分对会议中一些组织机构具有代表性的老年教育的政策文本、推进策略进行呈现。

1. 澳大利亚全国老年人产出性老龄化中心(National Seniors Productive Ageing Centre, NSPAC)

中心由澳大利亚国立老年协会(National Seniors Australia)和社会福利部共同资助成立,中心愿景是通过政策措施,使社会各界全方位、多角度理解生产性老龄化,从而提高50岁及50岁以上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中心为老龄化领域的研究者与社区组织、政策决定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从而缩小各方的意见分歧。2015年该中心的一项研究——《活到老学到老:澳大利亚成人教育与培训》(Never Too Late To Learn: Learn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mong mature age Australians), 对澳大利亚老年人学习、教育和培训情况进行了调查, 对劳动力市场中老年工作者的人力资本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发现, 对于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讲, 终身教育是影响老年人能否实现自身价值并快乐地安度晚年的重要因素。这对于那些希望接受继续教育的50岁至59岁的具有高等教育学历或培训背景的女性来讲尤为如此。Boulton-Lewis等人研究发现, 自我怀疑、薄弱的教育背景是阻碍老年人学习的影响因素, 对于年轻人、受教育情况较好的人来说, 接受继续教育的障碍较少 (National Seniors Australia, 2015)。

## 2. 圣劳伦斯兄弟会

澳大利亚反贫困慈善机构圣劳伦斯兄弟会 (The Brotherhood of St Laurence), 对澳大利亚老年人希望所获得的知识类型以及学习方式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 澳大利亚老年人希望通过学习获取丰富的知识, 自主掌控生活, 但有趣的是, 他们有时并不是为了学习而参加学习活动。这是因为, 受一系列因素影响 (如患病、行动不便、公共交通不便等), 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普遍较低, 因此相比起提高自身知识技能、获取信息、积累知识, 老年学习者更希望通过学习增加社会交往, 提高社会参与度 (Kimberley, Simons, & Wickramasinghe, 2015)。

## 3. 澳大利亚的图书馆

澳大利亚的图书馆现已逐渐成为提供非正式学习机会的重要途径之一。在维多利亚州, 老年人是图书馆公共资源的主要使用者, 借助于技术手段, 老年人可以浏览电子文献, 在图书馆提供的空间中进行交流、合作和学习。在2015年墨尔本的学术会议中, 学者Sieamann对维多利亚州的图书馆在提供多样化课程、延伸社区服务、虚拟游客服务、培训项目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 以上途径是实施终身教育的主要途径 (Kimberley et al., 2015)。在2016年的布里斯班学术论坛上, Landmann描述了布里斯班市利用图书馆来普及老年教育的宏伟愿景, 将图书馆作为社区学习的一种主要方式, 通过使老年人充分利用丰富的图书馆, 为老年人提供交流、阅读、学习、工作和放松的机会。布里斯班市这一举措的终极目标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和便利的学习环境, 从而促进构建学习型社会 (Reghenzani, 2016)。

## 4. 老年人技术提升项目 (Tech Savvy Seniors)

该项目旨在提高老年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在PASCAL的前两届学术论坛中, 研究者都提到澳大利亚全国推行的“Telstra Connected Seniors”项目中图书馆所具有重要的价值。在2016年布里斯班学术论坛中, 学者Robinson提出, 信息技术在促进终身学习和在社会公平中发挥重要作用, 老年人通过使用互联网可以提高社会参

与度、获得更多的知识, 因此, 老年人迫切需要提高信息技术能力。这与Jackson关于终身学习的核心观点是一致的 (Reghenzani, 2015; Reghenzani, 2016)。

## 5. 学习共同体的参与

在澳大利亚, 有一些自发的、自下而上形成的学习共同体, 为老年教育提供了非常多的项目。例如第三年龄大学 (U3A) 和男士工坊 (Men's Sheds) 等组织, 政府不对这些组织提供直接的财政资助, 学习共同体组织采用自营资助的方式运营, 组织成员通过共享知识与技能而获得积极的发展。由于缺少政府财政资助, 社区组织艰难地维持生存。其他一些社区组织代表者也在论坛中进行了汇报, 他们主要对社区组织中老年人不能充分地获取学习资源以及如何吸引老年人加入社区组织等问题进行了论述。Biesta认为, 受经济、城市化等因素影响, 政府对人们社会生活的财政资助减少, 当今社会衍生为一个“自营自助”的社会。老年人自己为老年教育买单便是其中一种表现。 (Biesta, 2006; Reghenzani, 2015; Reghenzani, 2016)。

## (二) 老年教育阻碍的因素

很多澳大利亚终身教育研究者都非常注重终身教育实施中的与阻碍相关的研究。Boulton-Lewis等人提出了老年教育阻碍模型, 该模型认为老年教育的阻碍主要有两大类——“结构化阻碍”和“个体/意向阻碍”。结构化阻碍主要与学费、教育活动的组织程序、课程不能满足老年人学习兴趣以及对老年人的消极态度等有关。个体/意向阻碍主要指与自我认可度低、家庭责任、缺少学习时间以及身体限制等有关 (Boulton-Lewis, Aird, & Buys, 2016)。亚洲传统文化中认为, 女性应当担负起照顾家庭的责任, 认为这是“孝道”的一种表现 (Wang, 2013)。澳大利亚是一个文化多样化的国家, 亚洲对女性的传统文化观点也对澳大利亚本国性别文化造成了影响。

## (三) 多元思考推进老年教育的理念

澳大利亚一些城市的政府部门为构建学习型社会制定了完善的政策和行动方案, 促进了城市公平、经济发展和社区公众服务的完善。城市的政府当局通过制定政策和行动方案, 从整体上调动了终身学习提供者和参与者的积极主动性, 从而使提供者和参与者积极地参与到终身学习中。终身学习是全方位的理念, 从健康、安全、文化、生活、适应性、智力、知识基础、环保、创新等方面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学习是学习型社会的核心, 是保证其他社会因素 (如健康、安全、文化等) 发挥最大价值的关键。学习是老年人实现自身价值的关键。学习可以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和幸福感, 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会提高老年人参与老年教育的积极性。从健康、安全、文化等多种社会组成要素角度出发, 综合定义学习型城市概念也是儒家和谐思想的一种体现 (Tam, 2012, p.163)。终身学习的目标在于

促进个体发展。为了使老年人身心得到积极发展, 社会需要确定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值得更多学者参与讨论。<sup>⑤</sup>

### 三、老年教育价值未来发展的路径

2015年, 欧盟委员会对成人和老年终身教育情况进行了整体调研, 发布更新版的《欧盟成人教育议程》(European Commission, 2015)。2015年版《欧盟成人教育议程》突出强调终身学习对经济发展和员工工作效率的影响作用。报告还重点论述了终身学习对所有年龄段学习者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提出社会经济发展“与政府对教育的资助力度紧密相关, 即社会经济发展部分取决于人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获取政府免费(或半免费)提供的教育活动。为此, 政府需要制定相关政策。”(European Commission, 2015)。2015年, 欧洲公民教育学会(European Civil Society for Education)从社会平等角度出发, 提出知识社会中终身学习终极目标是提高社会凝聚力和积极公民权、促进个体发展、提高幸福感, 并且要以人性和整体化的方式达成目标(European Civil Society for Education, 2015, p.8)。

#### (一) “积极老龄化”作为政府社会政策

澳大利亚各州政府认可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出的“积极老龄化”四大关键要素——终身学习、健康、社会参与和社会安全, 并将其作为制定老年教育相关政策的依据。然而, 这些政策的实施力度却严重不足, 各州政府既没有为实施老年教育给予充足的资金支持, 也没有制定充分的行动方案。澳大利亚各州政府制定的终身学习和老年教育政策, 与欧盟委员会的政策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强调了终身学习和老年学习对员工工作效率、个体发展和幸福感的重要影响作用。事实上, 澳大利亚政府已认识到本国人口结构已发生变化, 同时很多重要的组织机构(如澳大利亚老年学会、澳大利亚老年委员会)也倡导“政府要高度关注老年人”, 为此维多利亚、西澳大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塔斯马尼亚岛、昆士兰州等州的州政府为建设老年友好型城市而制定了很多社会政策。

澳大利亚的州政府对老年教育有所关注, 并且认识到老年教育也是公民参与权的一种体现, 但是政府这种认识并不深刻全面。昆士兰州公共和私立学校、继续教育学院、社区组织和机构曾共同资助建立了成人社区教育服务体系, 为老年教育提供了充分的服务。然而, 这一教育服务体系不再为老年人开设基本的读写课程, 转而开设私人订制课程、商业课程。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也很少专为老年教育提供专门服务。

#### (二) “老年友好型城市”: 老年教育价值的更高目标

澳大利亚部分州政府制定行动方案来支持和推进老

年教育, 并提出“老年友好型城市”政策。昆士兰州老年人办公室根据民意调查结果, 于2016年颁布了《昆士兰州: 老年友好型城市行动方针》, 这一行动方针将老年人户外空间、交通、住房和社会参与作为四个优先重点建设的领域。然而, 该行动方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是将农村排除在外, 二是终身教育的目标仅局限于提高公民参与度和就业率上。多数老年人希望可以继续工作、学习、掌握新技能、做志愿服务。终身学习可以使老年人不断地更新知识技能。

昆士兰州2016年颁布的《昆士兰州: 老年友好型城市政策方针及实施计划》中, 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八大关键要素纳入其中, 作为重点建设领域。这些领域是交通、户外空间、住房、社会尊重和社会融入、社会参与、交流与信息获取、公民参与权及就业机会、社区支持及健康服务。昆士兰州在未来4年将投入830万美金用于实施上述行动方针和《政策方针和实施计划》, 其中300万美金投资于《促进昆士兰州发展》项目。另外, 昆士兰州的地方委员会与社会组织机构共同合作实施老年友好型城市项目, 昆士兰州对此也会进行财政资助。昆士兰州还对老年服务支持体系进行资金资助。<sup>⑥</sup>

维多利亚州老年委员会于2016年发布了《老龄化与人人息息相关: 维多利亚老年人孤独感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提出, 孤独是维多利亚老年人面临的首要严重问题, 孤独感困扰着近10%的老年人。维多利亚州老年委员会部长宣称, 老年委员会将设立老年生活规划部门, 这个部门将为老年人规划开办各种老年活动。同时老年委员会将在未来四年投入220万美金用于维多利亚州委员会的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项目。

维多利亚州老年委员会部长提到, 政府的愿景……意味着建立学习型社会, 并且为每位公民都提供接受优质终身教育的机会; 意味着最大化利用社会资源, 其中包括发挥老年人的价值……”(Commissioner for Senior Victorians, 2016)。

#### (三) 老年教育价值与资源整合的未来挑战

国家政府机构、州政府机构和地方当局在实施终身教育和老年教育新政策时会遇到诸多困难, 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2009年, Schuller和Watson在《探索终身学习未来》中提出, 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即终身学习概念化和资源重新分配问题。Schuller和Watson(2009)根据年龄段, 将终身学习分为四个阶段, 并且提出为了增加教育培训机会需要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人到了75周岁便进入了终身学习的第四阶段, 在这一阶段社会同样需要为学习者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Schuller和Watson意识到了老年教育的关键问题——重新定义学习的概念和资源重新分配问题。然而, 他们所提出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 并

且对于政府来讲这些建议未免过于激进。

Steinberg等人(2007)研究发现,制定和整合终身教育政策面临的挑战在于两点,一是各级政府所实施的终身教育政策不具有一致性,二是在于各级政府对终身教育的概念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他们提议,地方政府、州政府和国家政府所制定和实施的终身教育政策要具有层级递进性和一致性,同时各级政府需要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共同配合实施终身教育政策,从而充分发挥终身教育对于社会和个体的积极影响作用。各政府部门之间需要在以下各方面相互配合。

- 通过共同制定政策来消除对不同概念的误解。
- 通过共同制定成人教育政策(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来强调成人教育对成人兼职工作的重要作用。
- 共同认识到成人非正式教育以及继续教育和社区教育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 重视人们不同人生经历的价值。

Steinberg等人(2007)还提议政府对终身学习的资助方式需要改变。他们提出,为了整合终身教育政策,各政府部门需要采用激励机制和协同资助方式共同资助终身教育活动(如共同制定资助计划、减税、集中资源、提供补贴和补助、举办慈善活动等)。

2015年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深入探讨分析了未来经济变化给教育系统带来的挑战。分析发现,随着社会逐渐步入老龄化,澳大利亚将会面临严重的就业问题。预计在未来的10到20年间,40%的工作岗位将会被机器所替代。因此,人们必须要不断地参加职业培训,掌握最新的工作技能。在老年化和学习方面,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最关心的是非正式学习、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和退休金问题。但委员会并没有提到终身教育对于社会和个体发展的积极影响作用。

毫无疑问,澳大利亚就业市场未来会发生很大程度的变化,就业市场将会以扩大生产率为导向,并且将向老年人提供就业机会。澳大利亚未来的经济环境也将发生变化,50岁以上的老年人也会希望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来。意识到终身学习对于社会及个体发展的积极作用,能够使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到劳动力市场、商业经济和社会福利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

#### 四、结语:终身教育对老年政策影响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在最近发布的《成人学习与教育全球报告》(Global Report on 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中提出,由于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缺少实施成人教育的协同一致性,导致成人教育不能够充分发挥其对提高公民(包括老年人)健康水平和幸福感的积极作用。

报告提出为了更好地实施成人教育,各政府部门之间需要积极配合。学者Istance也提出同样的建议,他认为各政府部门要协同实施老年教育政策,他提出终身教育与积极老龄化紧密相关(Delors, 1996;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2016; Istance, 2016, p.23)。

学者Peter Kearns在PASCAL学术论坛上提出,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积极老龄化”四大关键要素(健康、社会参与、社会安全和终身学习)是加强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关键所在。PASCAL学术论坛闭幕会上,研究者整合出终身教育对老年政策影响作用的模型框架(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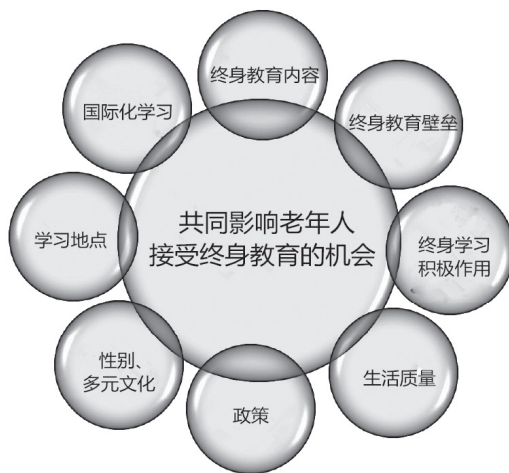


图2 终身教育对老年政策影响作用的模型框架

本研究的核心观点在于,为了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幸福感和社会参与度,促进老年人认知发展,政府需要激励老年人参与终身教育活动。为此,各级政府及政府各部门需要通力协作,共同一致地制定并实施健康政策、积极老龄化政策、终身教育政策和就业政策。澳大利亚国家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是保证老年终身教育政策有效实施、促进老年人发展的中坚力量。

#### 注释

①译者注:在原文中作者使用的Learning in Later Life这一术语,均译为老年教育。

②PASCAL International Observatory成立于2002年,是一个关注终身教育理论、政策与实践的学术平台。成员有来自政府机构、高校、非政府组织以及私营企业的研究者、政策分析者、政策决策者和普通民众,组织旨在为各界人士提供一个相互沟通交流的空间,网址www.pascalobservatory.org。

③详见其他有关学习型社会资源参阅网站 <http://pie.pascalobservatory.org>及<http://learningcities.uil.unesco.org>。

④具体内容请点击以下链接获取: <https://www.communities.qld.gov.au/communityservices/seniors/queensland-an-age-friendly-community>。

## 参考文献

- [1]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2). Older Australians at a Glance (4th Edition): Supplementary tables[J/OL].[2016-05-15]. <http://www.aihw.gov.au/publication-detail?id=6442468045&tab=2>.
- [2]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5). Population by Age and Sex, Australia, States and Territories. [J/OL].[2016-05-15].<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0/1CD2B1952AFC5E7ACA257298000F2E76?>
- [3]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5). [J/OL].[2016-05-15]. <http://www.aihw.gov.au/WorkArea/DownloadAsset.aspx?id=60129555153>.
- [4] Biesta, G. (2006). What's the point of lifelong learning if lifelong learning has no point? On the democratic deficit of policies for lifelong learning[J].Europe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3(3 & 4):169-180.
- [5] Biggs, S. (2011). Toward critical narrativity: Stories of aging in contemporary social policy[J].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15: 303-316.
- [6] Boulton-Lewis, G.M. & Buys, L. (2015). Learning choices, older Australians and active ageing[J].Educational Gerontology, 41(11):757-766.
- [7] Boulton-Lewis, G.M., Aird, R. & Buys, L. (2016). Older Australians: Structural barriers to learning in later life[J]. Current Ageing Science, 9(3):188-195.
- [8] Commissioner for Senior Victorians(2016). Ageing is Everyone's Business: A report on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among senior Victorians[R]. Melbourn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
- [9] Cuthill, M., Buys, L., Wilson, B., Kimberley, H., Reghenzani, D., Kearns, P., Thompson, S., Golding, B., Root, J., & Weston, R. (2016). Conceptualising ageing and learning in Australia: Towards an evidence base for informed and equitable policy[J]. Journal of Aging Science: 9.
- [10] Delors, J. (Chair). (1996). 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M]. Paris: UNESCO.
- [11] Desjardins, R. & Warnke, A.J.(2012). Ageing and Skills: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skill gain and skill loss over the lifespan and over time-OECD Working Paper No. 72. [J/OL].[2016-08-29]. [http://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EDU/WKP\(2012\)9&docLanguage=En](http://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EDU/WKP(2012)9&docLanguage=En).
- [12] Dunn, J.R. (2008). Mental Capital and Wellbeing: Making the most of ourselves in the 21st century[R]. London: Government Office for Science.
- [13] European Civil Society for Education (2015). Manifesto Building the Future of Learning in Europe: Lifelong Learning Platform[M]. Brussels: European Union:8.
- [14]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 An In-depth Analysis of Adult Learning policies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in Europe[R]. Luxembourg.
- [15] Field, J. (2013). Learning, health and well-being: Towards a virtuous cycl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 Cities Learning Together: Local communities in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learning city[M]. Hong Kong:127.
- [16] Findsen, B. (2013). Learning in Later Life: Issues and Education Responses.In C.J. Boden-McGill & K.P. King (Eds.)[J].Developing and Sustaining Adult Learners: 119-131.
- [17] Hinton, C.& Chisea, B. D.(2007). Understanding the brain: The birth of a learning science[M]. Paris: OECD.
- [18] Istance, D. (2016). Active Ageing, Active Learning[J]. ASE Magazine, (7):22-23.
- [19] Jackson, S. (Ed.). (2011). Lifelong Learning and Social Justice: Communities, work and identities in a globalised world[M]. Leicester: NIACE:13.
- [20] Kalache, A. (2013). The Longevity Revolution: Creating a society for all ages[M].Adelaide: Government of South Australia.
- [21] Kimberley, H. Simons, B. & Wickramasinghe, S. (2015). Generating Knowhow in Later Life[R].Fitzroy: Brotherhood of St Laurence.
- [22] Manninen, I. & MeriläManninen, M. (2014). Benefits of Lifelong Learning: BeLL Survey Results[R]. Brussels: University of Eastern Finland/European Commission :122-123.
- [23] Maranti, R. & Yu.(2011). Persistence of social exclusion among older people in Australia: What are the protecting factors? — NATSEM Working Paper 11/11. [J/OL]. [2016-08-8] <http://www.natsem.canberra.edu.au/storage/WP11%20Final.pdf>.
- [24] National Seniors Australia. (2015)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Learn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mong mature age Australians[R]. Melbourne: National Seniors Productive Ageing Centre.
- [25] OECD (2014). Society at a Glance[M]. Paris: OECD.
- [26] Olshansky, S.J. et al. (2012). Differences in Life Expectancy Due to Race and Educational Differences are Widening, and Many May not Catch Up[J]. Health Affairs, 31 (8): 1803-1813.
- [27] Pont, B., Sonnet, A., Werquin, P. et al.(2003). Beyond Rhetoric: Adult Learning Policies and Practices.[J]. Paris: OECD: 249.
- [28] Portal, R. (2015).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in response to the longevity revolution[M]. Brazil: International Longevity Centre Brazil: 8.
- [29] Reghenzani, D. (Ed.).(2015). Seniors as Lifelong

Learners. [J/OL].[2016-05-19] <http://pascalobservatory.org/pascalnow/pascal-activities/news/pascal-inclusion-workshop-seniors-lifelong-learners-barriers-strate>.

[30] Reghenzani, D. (Ed.).(2016). Seniors as Lifelong Learners. [J/OL].[2016-05-19][https://www.u3aonline.org.au/sites/default/files/inclusion\\_pascal-ace-library\\_symposium\\_brisbane\\_report.pdf](https://www.u3aonline.org.au/sites/default/files/inclusion_pascal-ace-library_symposium_brisbane_report.pdf).

[31] Schuller, T. (2007).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Outcomes of Learning [M]. Paris: OECD.

[32] Schuller, T., Preston, J., Hammond, C., Brassett-Grundy, A. &Bynner, J. (2004). The Benefits of Learning: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health, family life and social capital[M]. London: Routledge Falmer:182-191.

[33] Schuller, T. & Watson, D. (2009). Learning through Life: Inquiry into the Future for Lifelong Learning[M]. Leicester: NIACE:182-191.

[34] Steinberg, M. A., Kearns, P.B., Reghenzani, D. M. and Peel, N.M. (2007). Harnessing the New Demographic: Adult and community learning in older populations. [J/OL].[2015-09-29]. <http://pascalobservatory.org/pascalnow/pascal-activities/news/harnessing-new-demographic-adult-and-community-learning-older-popul>.

[35] Tam, M. (2012). Active Ageing, Active Learning: Elder learning in Hong Kong. Active Ageing, Active Learning: Issues and Challenges[M]. Dordrecht: Springer:163.

[36] 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 (2016). 3rd Global Report on 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The impact of 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on health and well-being, employment and the labour market; and social, civic and

community life. [J/OL].[2016-10-03]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4/002459/245917e.pdf>.

[37]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2005) . Human Rights Principles. [J/OL]. [2016-05-22]<http://www.unfpa.org/resources/human-rights-principles>.

[38] Wang, C-F. (2013). A Different Way for Women to Cope with the Ageing Society: Post-formal thinking approach[C]. Conference Precedings – Cities Learning Together: Local communities in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learning city. Hong Kong: 18-20 November 2013.

[3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2).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J/OL]. [2016-05-16].[http://www.who.int/ageing/publications/Global\\_age\\_friendly\\_cities\\_Guide\\_English.pdf](http://www.who.int/ageing/publications/Global_age_friendly_cities_Guide_English.pdf)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67215/1/WHO\\_NMH\\_NPH\\_02.8.pdf](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67215/1/WHO_NMH_NPH_02.8.pdf).

### 作者简介

丹尼斯·雷赫扎尼·卡恩斯 (Denise Reghenzani-Kearns), 博士, 澳大利亚学者, 帕斯卡国际终身教育研究协会 (PASCAL International Observatory) 成员, 在澳大利亚积极推进社区教育, 与澳大利亚多个社区教育NGO组织合作推进社区终身教育与老年教育工作。

### 译者简介

张馨邈, 北京大学医学继续教育学院在线教育中心考试专员。

## Wider Benefits of Seniors' Learning: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Denise Reghenzani-Kearns

(PASCAL International Observatory, VIC 3001, Australia)

**Abstract:** It is important to determine what an age-friendly society needs to do ensure quality of later life for seniors so that they can continue to learn and, through learning, to retain confidence, good health, active minds, sociability, empowerment and engagement as they age. There are many studies available in Australia and world-wide to provide an evidenced-based approach to policy and provision concerning learning in later life. This article considers a range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on learning in later life and its benefits but focuses particularly on Australian material, some of it not well-known. It identifies a spectrum of proposals drawn from current studies that draw together key ideas and stakeholder aspirations to create a platform for future strategies. The overall argument is that government policies, 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do not recognise sufficiently the wider benefits of learning for seniors and that health, care,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policies for seniors are not adequately integrated.

**Keywords:** learning in later life; Australia; educational value